

前阵子，赵本山与郁钧剑在全国政协会上的雅俗之争，被媒体、网络传播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且至今余波未平。以我之见：他俩争论的焦点，并未触及、击中到问题真正的实质和要害。其实创作乏力、没有好的作品不断面世，才是问题所在的关键。

雄霸“央视春晚”二十载的“小品王”赵本山，今年终于不再在“央视春晚”露脸了。究其缘由，就是因为没有好的、合适的剧本出演，无奈只能中途急流勇退。

过去，赵本山的小品创作团队中有个何庆魁，此人虽非科班编剧出身，但他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和创作才能，曾为赵本山们源源不断地输送过量身定做的好作品。作为多届“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统筹的何庆魁，有一年，被主办方在五星级酒店多款待了数日，他就觉得浑身不舒坦，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一离开生我养

我的黑土地，就像掉了魂、丢了根，什么创作灵感都没有了……”由此可见，发现、感悟、提炼生活对于作品创作的重要性。

赵本山本身成长、发展的经历，已足以说明问题——艺术来源于生活。明星的技艺若比不上草根，就已名不副实了。艺术其实是不应简单地划分为雅和俗的，只要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就是好东西。雅与俗，只是受众群的不同而已，并没高低区别。近些年，由于媒体追星的问题，致使很多人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扭曲，尤其体现在年轻人身上。眼下，我们自己国家的民歌，也竟成了高雅艺术，真是不可思议。其实，观众是需要引导和培养的，切不可为了一时的得失，而无原则地去迎合。

莫伯桑先生的“绳子的故事”，太让人纠结无言，而我今天坐在咖啡味四溢的星巴克，讲述着带鱼腥味的绳子的故事，却是一种别样的滋味，独我享用。

两年前搬家，发现厨房柜子里有个陈旧不堪的塑料袋，打开一看，一股浓厚的鱼腥味扑鼻而来，这里全是不同材质、不同颜色、不同长短的各式各样的鱼网绳子，那是从老家岱山航运过来的绳子。先生见了，说扔了算了，可我却一声不吭，默默地收拾所有绳子放在一个崭新的袋子里。

到了新家，我把所有的绳子拿了出来，女儿马上说这绳子太怪，腥味太重，太难闻。我笑了笑说，外婆家带来的舟山小黄鱼、大鲳鱼、梭子蟹好吃哦，你来帮我一起把绳子数一数、量一量。这时女儿觉得好玩了，我们两个人各自拿着带盐的潮湿湿的绳子，从厨房穿过餐厅排到阳台，径直通到阳台；哈，地方不长，继续，从阳台并排一条到餐厅，这样弯弯又直直，弯弯又曲曲。女儿打开卷尺开始认真测量，我在一旁拿记录并合计，一米二米三米……哇，总长近百米，虽然它只有东海大桥三百二十五分之一长，但它远远大于地图上的岱山与上海的直线距离。

我 1988 年考入华东师大，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今日，始终改不掉爱吃海鲜爱闻海腥的习惯。刚工作那会，住集体宿舍，家里总是给我带来或邮寄干的各种半熟或全熟的海产品。记得那时妈妈用细线缝制白色布袋，歪歪扭扭写上我的地址。自从在上海安了家开始，一年两次寒暑假回家，父母亲就提早开始着手准备，先请当地船老大预留购买新鲜发亮的鱼虾，那时家里没有冰柜，还经常央求邻居把鱼虾放到冷库进行冷冻。当我回沪前一个小时，父亲找纸箱子、细绳子，把冷冻水产品整整齐齐叠好，然后用鱼网绳子扎好，结结实实，打个活结，作了U形把手，方便提携。清晨六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由于天气热，船舱闷，包装好的水产品开始原形毕露，那也是我最为无助郁闷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狠下心，颤颤巍巍，拎着绳子走几步停一下，那细细的尼龙绳子把我的手勒得全是像麻花一样样的红道道，那时我真的有种说不出的怨恨。清晨坐 71 路车直到终点，又拎着那满是鱼腥味的绳子，回到家如释重负，打开空空的冰箱，把绳子解开，箱子打开，东西放好，绳子卷好，仿佛一切正常，心中已没有太多情绪，只有亏欠父母太多的内疚之情。

这样一年寒暑假两次，雷打不动，拆开装鱼箱子，收集起来的有长绳子，有短绳子，有粗粗的三股绳，更多的是海蓝色的六股鱼网尼龙绳，我心中总有一个结：那是父母家的挣钱或家用的工具，渔民的传家宝，不能丢。

这种习惯最终还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打破了。2005 年底中国第一座跨海东海大桥通车，2007 年家里购置了车子，父亲那扎绳子、系绳子、打个结的动作已成为一道消失的风景线。

现在在父母亲年事已高，不再需要各式各样的绳子来维持生计，因此现在收藏的带鱼腥味的绳子成了我感恩父母的记忆纽带。

今宵灯谜

沈人安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教育用语）

昨日谜面：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二字影视用语）

谜底：美剧（注：别解为“美得厉害”）

郁钧剑所说有关王宏伟唱了一段、宋祖英唱了半段、李谷一则仅唱了一句民歌，虽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认为，谁来唱，唱多少，其实已并不重要，因为唱得好的歌者多了去，谁适合作品，就应该给谁唱。关键问题是：有没有好的、新的作品可演唱，如果老是演唱一些老歌，就难有新意。

整个蛇年“央视春晚”，包括此间各地集中播出的百余台综艺晚会，竟没留下一首动听或难忘的新歌，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其实，这种现象已持续了好多年了。新中国诞生至今已逾一个甲子，我们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创作人才。如今，能打动人的新歌越来越少了，岂不让人遗憾！没有生活，哪来感悟；贪大求洋，眼高手

虽然我对癌病属于毒热的诊断早已屡经反思而确认无误，药物也跟业界相同，而剂量按我经验也理应足够，但疗效却依然低下。这种结果不符合治病只要诊断、用药、剂量三者都正确就必然有效的规律，但既然实践告败，那就铁证三者中必然还是存在着问题。可我就是怎么也找不着症结所在。

世上总会有些难病可能最终也难以突破，但大多数疾病总是会有办法的。或许癌病真的最终也难以解决，但此前我通过峻量对一些顽病所取得的成功却令我难止努力欲望，可研究的过于艰难又实在使我十分苦闷。

在一个节日长假里，我利用休息对治疗乙肝病毒量显效的案例进行整理总结。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跳了出来：为什么治疗乙肝的主打药物是黄连、黄芩、黄柏、山栀、苦参（我把此类药物姑称为三黄类药）和野菊花、紫地丁（姑称为野菊花类）而不是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姑称为半枝莲类药）呢？又想到我杀灭人乳头瘤病毒成功的主要用药也是如此。由此，又接着想起了以前在大量阅读古人治疗热毒诸病的医案时所发现的古人所用之药也多为三黄和野菊花类而鲜有我们现在习用的半枝莲类药物现象。尽管在早年我已发现了古今在治癌用药上的这一显著差别，但因学验所限而一直未加重视和探究。但在使尽解

数研治癌病而屡蹈覆辙的许多年以后，这一现象开始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

我首先反思自己治疗乙肝的用药依据：对此我没有任何创新，都是照搬教科书、当代医案和业界习惯而用。接着思考的问题是：一、古代治疗热毒类

连翘等；半枝莲类：半枝莲、白花蛇舌草、七叶一枝花、蛇六谷等。

尽管上述药物间的大同小异可以细述者颇多，但我找出了古人应用这些清热解毒药的主要规律和少用半枝莲类药物的原因。分别是：在热毒类疾病中，凡是邪气重，病根深者，多用三黄野菊花类，而相反者则用银花类等；半枝莲类药物在中医传统中归属于草药而一般不作为正统用药，故在重要典籍及大家著述中少见载录，临床使用也较少。

如果说古人在治疗痈疽疮疡类的热毒病时不用或少用半枝莲类药物确是由于草药不入庙堂之故，那为什么连正统的野菊花类也少用于三黄类？而银花类和蒲公英类则更少使用呢？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有一个：三黄类的作用要明显强于其他类。这一认识能被古今的大量临床事实所证明。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中医在治疗其他热毒类疾病时的用药跟古代一致而主用三黄野菊花类但唯独在治癌时却舍之而取半枝莲类呢？我的分析是：癌病对中医而言是个新的病种，对它的认识远远不够。当时对癌病只是粗浅认识到了有毒和有积块这二大因素，因此自然要用具有清热解毒与散结作用的药物。而当时既无医师应用三黄野

静动结合保健康

裴天蓉

近 50 岁时，我时常会出现头晕。一次在公交车上，忽然眼前一阵发黑，差点晕倒。后来去医院，医生说是颈椎病，脑供血不足，这既是职业病也是老年病。

我平时喜欢看书看报，早上起床脑子特别清醒就想看书报，也许这就是发病的原因，后来听说画画也是养生的好方法，我改为早上画图：推开一张宣纸，挑选自己特别喜爱的山水画临摹起来，慢慢地，心情特别舒畅。画了几笔动脑筋时做做颈椎操，还真灵。特别是看到自己的画挂在墙上内心更是喜滋滋的。

晚上一般吃完饭后就会看看电

视，这样不动坐着靠在沙发上也是诱发病的原因哦。后来邻居说我们小区里有跳排舞的，这样我晚上就去跳一个小时排舞。排舞运动不是很激烈的，在老师的带领下，我跟着欢快的音乐一起起舞，心情也是非常愉快，跳完后会出一些汗，这样既健身又美体了。

我这样坚持不懈地早静晚动的运动，哎，效果还挺好的，后来我药也不吃了，近两年来再也没头晕眼花，各方面精神面貌都良好。真所谓运动何处不在呢！

低。曲作者创作的理念和态度的问题，致使歌曲创作实际上被边缘化。

遥想当年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用短暂的生命激情谱写了《毕业歌》、《码头工人歌》等 37 首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从当今的作曲理论技法上来看，虽都是些小品，可在当年却唤醒了亿万民众去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和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起到千军万马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国歌，它也是中华民族团结进取的象征，始终激励中国人民勇往直前。

歌曲和音乐一样，是时代的记录者。我们只有端正了创作的理念和态度，才会迸发出无穷无尽、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和激情，来讴歌我们伟大的民族和澎湃的时代。

一款新颖创意多门大橱：只需翻转一扇扇小木门，即能迅速将独居模式转换成有人来访模式。如：迅速遮蔽一格内的臭袜子脏内裤，显现另一格内的时尚欧式香熏。十几格的转换，狗窝变仙居。

显摆？做广告？吊吊你的胃口，且宕开一笔。

李伯带孙子出国度假，临行再三叮嘱：该国规矩很多，不可胡来。踏上异乡，小家伙果然亦步亦趋，尽管笨拙，却也有点天真斯文模样了。等到回国跨出机舱，小家伙仰头问：“现在可以不再这样了吗？”见大人莞尔，一阵欢呼，立即回归胡天野地。

切回家具：既然知道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好，不可以改掉不良习惯吗？如果将“遮丑转换”改成“趣味转换”，如将满橱玩偶随时转换成满橱瓷具，那多好啊。

习惯是可以养成的，这需要我们给出一个良好环境。孩子越小越易养成。反之，从小在弄虚作假的两面性中熏陶，必然铸造出不良思维模式，进而成为潜意识。潜意识是会顽强地支配人的一生行为的。

菊类药物治癌总体有效的先例可为范式，又适逢政府大力推行中草药运动，于是就在草药中选择了半枝莲类药物。草药中具有清解或散结之功的还有其他不少药物，为何又偏偏独选了半枝莲类呢？因为其他草药通常不兼备解毒与散结的作用。中医用药有个传统，当治病需要二个以上治法时，如果备选药物中有一药而能兼备几个功能者，则以此为首选。半枝莲类恰好兼具解毒与散结之能，因此就被相中而委以重任了。

可见当时所选的想法不错，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它了它的无效。这就说明此类药物治疗并不是古今成功经验的沿用，而只是当时业界的一种源于学术而非临床的实验性选择。由于癌病机理的深邃而创新艰难，于是这种原本实验性的用药就被被动地成了通套之用而因袭至今。

绍兴台门如同上海的石库门、北京的四合院，是当地最有特色的民居。但论历史来，台门是老大。论格局式样，它和北京的“四合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往往聚族而居，故许多台门以姓氏命名，如现已成为旅游景点的周树人居住的周家台门以及何家台门、谢家台门等等。所谓台门，是指平面规整，纵向展开的院落式组合的一个独立宅院，一般由天井、堂屋、侧厢、座楼、团地等组成。标准的台门四面都有房子，中间的空地叫天井，没有四合院的院子大。

我小时居住过的胡家台门位于绍兴县柯桥镇南北向的上市头街，沿街平行是一条河，胡家台门的大门正对着河沿，过不到二米的街，便是胡家台门的河埠头。没有自来水时，有时河埠头挤满了胡家台门的人。据说胡家台门原是胡家宗族在清朝所建，一共有五进，一个过境祠堂，一个堂前。过境祠堂设在二进与三进之中，是公用的，大约有 60 平方米，净高有 8 米，祠堂上空有一个凹形的神堂，供奉着历代祖宗木主排位。如有哪家人故世，还可在此设灵堂。三四进之间，是胡家三房的堂前。平日关门自用，我记得只有四五进中有人过世，需抬棺时才会开门。

绍兴产青石板，用石板建材造的台门叫石库台门，胡家台门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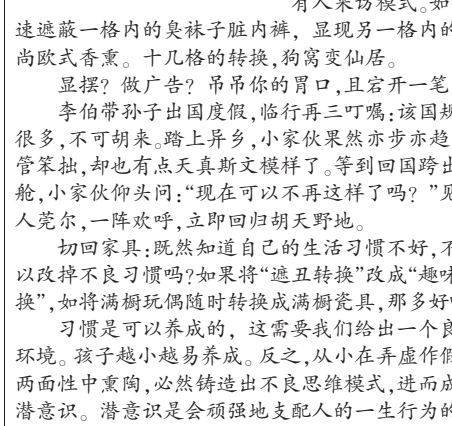
曾去荣获“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的绍兴仓桥直街游玩，在其中各式台门 43 个中，建于民国的姚家台门、冯家台门仅有二进，历史及规模远不及胡家台门，已被列为绍兴市重点文物，我不免为胡家台门叫屈。2008 年听说因高铁的建造，胡家台门将要拆迁，我不由为之担心。在绍兴我见过比胡家台门大的，但纵深上没有超过 5 进的。胡家台门全长有近百米长，如三四进的堂前门开启，从台门口眺望一直能看到五进底的房，非常雄伟气派。

但 2009 年下半年胡家台门还是被拆掉了。如今，我只有心祭胡家台门了。

愿飞速发展的时代能多保留类似“胡家台门”的遗产，不让我们仅能心祭！



遮蔽意识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 文并图



人生的童话
秦廷模



心祭胡家台门
何钱协

